

識緯溯原上

陳 槃

識緯中所載迷信之說，前古多有之。〔別詳拙譯「論識緯與古代思想之關係」。〕然前古雖亦有此迷信，不可謂此即識緯也。〔此處承孟眞師啓示。〕所謂識緯，槃以爲當溯原於騶衍及其燕齊海上之方士。史記孟荀列傳言：

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禡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於是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胡適之先生云，騶衍大抵與公孫龍同時，不及見梁惠王。——詳中國哲學史大綱上頁三五六。〕適趙，平原君側行，轍席。昭王擁彗先驅，身親往師之。〔顏剛師云：騶遊燕，大約不在昭王初立時。——詳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第二章。〕作主運。〔槃按：上云終始

大聖之篇十餘萬言，此云作主運，似是二書。封禪書云，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則是將終始五德及主運二者合而一之。蓋二書名雖不同，內容則一。集解引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文選魏都賦注引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而漢書藝文志所著錄者則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各家所見又互異如此。]

如孟荀列傳所述騶書內容，則與吾人現在所見之識緯，並無二致，謂史公所述即爲整部識緯之大綱扼要，未嘗不可。〔詳後。〕後來呂氏春秋之所謂「綠圖」及燕齊海上方士盧生等〔盧生，燕人，而其入海則齊地。封禪書直以燕齊海上方士爲辭，可知此等方士是一流人，地域雖殊，性質無別。〕所奏上之「綠圖書」，即從騶書蛻變而出。呂氏春秋二十觀表篇曰：

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

按：此之所謂「綠圖」與盧生等之所謂「錄圖書」，蓋同爲方士所託。所謂識書，此其朔也。史記秦始皇本紀曰：

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正義，鄭玄曰，胡，胡亥也，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爲人名，反備北胡。槃按：此事湊巧。胡之爲中國患，舊矣。意者騶書其要歸於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以及黎庶，由是而託之圖書，蓋主文譎喻，本在備北胡，後來秦竟以胡亥亡，迷信之輩傳合其事，遂謂圖書有靈。恐託圖書者始料固不及此。〕擊匈奴，略取河南地。

此始皇三十二年之「錄圖書」，方士所奏上，即方士所飾。呂氏春秋中之「綠圖」不言託之方士，知其實爲一類書者，因呂氏書常引用騶氏終始五德之說。騶固爲方士所祖，「錄圖書」即從此而出。呂氏書既樂道騶說，〔詳後「終始大聖之篇與河圖對照表」「備考」文。〕又稱「錄圖」之所以「生」，故知此「綠圖」與騶衍之徒燕齊海上方士所奏之「錄圖書」是同一性質之書矣。

「錄圖」或稱「錄圖書」，亦名「河圖」，〔以下並質稱「河圖」。〕故秦本紀曰，「錄圖書曰，亡秦者胡。」而論衡實知篇以爲「亡秦者胡，河圖之文。」

〔別詳本刊第十本第三分拙撰「古識緯書錄解題四種」「綠圖」篇。〕始皇之爲人也，好大喜功，既并天下矣，則冀萬世長享與夫神仙方道。方士所託河圖，以爲唯受命天子能有之，故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文選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李注引尚書璇璣鈴。按：雒書零准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文選褚淵碑文李注曰，王隱晉書引。——據此，知尚書璇璣鈴此條爲不完之文。又，此云河圖，是指周之河圖。實則周之河圖與方士所託之河圖，完全二事。方士此說，應視爲自道其書。周之河圖，不如是也。說見下。〕又曰，「天子執圖書。諸侯得之，大權成」。〔同上晉紀總論注引春秋演孔圖。〕此正始皇所求之而不得者，於是河圖遂應時出矣。

復次，尚書璇璣鈴所謂河圖「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此卽騶書之主要內容。騶書得名，亦卽以此。今日「終始」云云，則騶書名義亦在其中矣。所謂「錄代之矩」、「矩」者，成法，此卽騶書「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禡祥度制」之用意。河圖與騶書名實相應如此，河圖託於方士，而騶書又爲方士之所祖，此其驗矣。然此不過其一端耳。以河圖與騶書比較，無弗相應者。例如下表。

或質之曰，「綠圖」、「河圖」之目，上世有之，墨子非攻下，「武王伐殷有國，河出綠圖。」書顧命，「河圖在東序。」此其例也。上世既有之矣，何必自海上方士之徒始耶。應之曰，非也。古之所謂河圖，與方士所託之河圖，名同而實則異也。方士之河圖故與騶書名實相應，既如上述，而古河圖不然也。所謂古河圖，蓋寶石之類之有紋理者。歷世傳以爲國寶，故康王之踐阼也，河圖與夷玉，天球之屬，並陳東序。〔參考周書顧命。〕然此河圖之紋，殆甚單簡，故易繫辭雖極言其神，不過曰，「河出圖」，「聖人則之」，以畫八卦。所「則」者固不止一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八卦既簡易矣，而八卦之取「則」於河圖者又如此微乎其微，是故古河圖之爲何物，可知也。〔河圖傳說別詳拙撰「河圖解題」。〕此爲河圖史上一絕大關鍵，明乎此，庶不致爲方士之徒所紿。〔桓譚

新論，「識出河圖、洛書，但有兆朕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增加依託」。——意林引——此似亦是謂古河圖與後來之河圖不同，古河圖單簡，但有兆朕。後人之所依託者則吉凶禍福，文辭稠疊。然桓氏此文簡略，義指殆不能確定，則亦不必強人從我。聊復錄之而已矣。]

方士之所謂河圖，統名也，其篇目則有河圖祕徵，河圖帝覽嬉之等，不下數十事。展轉相襲，蓋不出一人一時之手。封禪書曰：

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識緯之書，愈後而篇目愈繁，封禪書此文，即爲其最佳之說明。騶書亡而求之於圖書，火盡薪傳，雖謂騶書不亡，可也。茲爲騶書揭蔡宏綱，試與河圖之屬作對照表如下。

終始大聖之篇與河圖對照略表

河	圖	備 考
終始大聖之篇	[<u>識緯</u> 諸書，互相剽襲。輯本不完，有 <u>河圖</u> 既闕而他識尙殘存者，低二格書之，不妨合而觀之也。]	
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	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石子，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萬民欽命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嘆。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u>史記五帝本紀正義</u>引<u>龍魚河圖</u>。此以下均據黃氏<u>逸書考本</u>移錄，取其便以示例而已。持校<u>逸書考</u>所據原書，間有出入，然無乖大義，校記茲故從略焉。] 初、堯在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以異於位，至夢長人見而論治。 [<u>路史有虞紀</u>引<u>尚書緯</u>。] [<u>舜</u>]褒賜羣臣，爵當有分、稷、契、皋陶、益土地。〔<u>詩崧高序正義</u>引中候考河命。] [又]欽翼皇象，建皇，授政，改朔。〔<u>宋書禮志</u>一引同上。] 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有君長之州有九阻，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u>古微書</u>引<u>河圖</u>括地象。] 憂桀無道，殺關龍逢，絕滅皇圖，壞亂歷紀，殘賊天下，賢人逃遁，淫色嬖易，不事祖宗。〔<u>御覽皇王部</u>七引<u>尚書帝命驗</u>。] 諸鄰國樞樞負歸德。湯東觀於維，云寡人慎機。湯降三分壁、沈於維水。〔<u>北堂書鈔</u>祭祀總載引中候維子命。] 蒼帝姬昌，日角，鳥鼻，身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以成草木之長，而順天時。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時。〔<u>古微書</u>引<u>維書</u>靈准聽。]	舉例止於三代。列國以下盛衰，文繁不具錄。

因載其禮祥度
制。

黃帝修兵革，以德行，則黃龍至，鳳皇來儀。〔五行大義論五帝第二引禮含文嘉。〕

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春秋內事。〕

風后曰，予告汝帝之五旗，東子法青龍，曰旗。南方
法赤鳥，曰旄。西方法白虎，曰旗。北方法玄蛇，
曰旂。中央法黃龍，曰常。〔御覽三四零引河圖〕。

帝嘗駢齒，上法日參，秉度成紀，以理陰陽。〔古微
書引河圖握矩記。〕

堯德匪懈，醴泉出。〔玉海祥瑞門引禮含文嘉。〕

堯將歸功於舜，乃齊戒於河洛，有五老相謂曰，河圖將
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姚。〔清河郡本引河
圖祿運法。〕

有人方面，日衡，重華，握石椎，懷神珠，璿璣，
玉衡，以齊七政，歷象日月星辰。正月上日，舜
受終，鳳皇儀，黃龍感，朱草生，蓂莢孳，西王母
授益地圖。〔古微書引雜書靈准聽。〕

禹卑宮室，垂意於溝洫，百穀用成，神龍至，靈龜
服，玉女敬養，天賜姜。〔御覽皇王部七引禮含
文嘉。〕

禹時，星彙彙如貫珠，炳炳如連璧。〔御覽天部
六引孝經鈎命決。〕

帝命伯禹曰，告汝九術五勝之常，吾克之。汝能從
之，汝師徒將興。〔說郭五引河圖握矩記。〕

桀無道，夏出霜。〔說郭五引尚書帝命驗。〕

紂時，十日雨土於亳，紂卒國滅。〔御覽告徵部
四引中候雜師謀。〕

梓化為柏，以告文王。文王幣告羣臣與發，並拜
吉夢。〔清河郡本引中候我應。〕

有鳳皇銜書，游文王之都。書文曰，殷帝無道，
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
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古微書引
雜書靈准聽。〕

三代以下禮祥如白虹貫牛
山，管仲諫曰，無近姬宮，
君恐失權〔漢書楊賜傳注引
春秋文耀鉤。〕之類，例
多不具舉。

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清濁既分，伏者爲天，偃者爲地。〔古徵書引河圖括地象。〕

天地未分之前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有太極，是爲五運。形象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氣象之端，謂之太始。形變有質，謂之太素。質形已具，謂之太極。五氣漸變，謂之五運。〔劉仲達鴻書天文部引孝經命洪。〕

一塊之物，目〔曰〕地。一炁之靈，〔鄭注，——下同——部也。〕名混沌。一氣分萬靈。〔樛也，萬性之物，分覺其形體也。〕是上聖鑒破虛無，斷氣爲二，緣物成三，天地之道不靈。〔靈者，息絕。〕黃帝曰，觀上古聖，驅駟元化，〔駟，動也，急也，不住也。〕劈惜萬業，〔音不息。〕徒得爲懋訓，究體譯〔訓，認識也。〕元，肇頤浚渙，作沐懸心，輪薄不息，以啓三光。上飛簫風雨，下竄〔突字。〕濟河沱，〔聖人輪薄智慧，頤大道理，開三光明，上躍風雨，下竄濟河沱。沱者，江名，若上下不止息也。〕得元氣澄，陰陽正，易大行，萬彙生。〔易乾坤鑿度乾鑿度。〕

有巨靈者，徧得元神之道，故與元氣一時，生混沌。〔御覽一引遁甲開山圖。〕

有巨靈胡者，徧得坤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文選西京賦注引同上。〕

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

少室之山，大竹堪爲釜甑。〔御覽九六二引孝經河圖。〕

少室山有白玉膏，服即成仙。〔事類賦山引河圖。〕

流川多積石，名琨瑀石，鍊之成鐵。以作劍，光明如水精。〔史記司馬相如傳注引河圖。〕

太湖中洞庭山林屋洞天，即禹藏真文之所，一名包山。吳王闔閭登包山之上，命龍威丈人入包山，得書一卷，凡一百七十四字。〔古徵書引河圖緯象。〕

崑崙之墟有五城十二樓，河水出焉，四維多玉。〔古徵書引河圖括地象。〕

岐山在崑崙山東南，爲地乳。上多白金。周之興也，鸞鷟鳴於岐山。時人亦謂岐山爲鳳凰堆。〔御覽四十引河圖括地象。〕

黃河出自崑崙山東北角剛山東，以流。北流千里，折西而行，至於南山。南流千里，至於華山之陰。東流千里，至於植羅。北流千里，至於下津。河水九曲，長者入於渤海。〔清河郡本引河圖祿運法。〕

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夫九州之外，是爲八蠻。八蠻，東南與區曰無澤，南方〔曰〕大營曰浩澤，西南墳資曰丹澤，西方九區曰泉澤，西北大夏曰海澤，北方大冥曰寒澤，東北無通曰南澤，東方大諸曰少澤。夫八蠻之外，是爲八紘，東南大窮曰衆女，〔舊注——下同——陰氣內蓄，陽氣始生，故多衆女。〕西南都廣曰反戶，〔戶皆南向，居此之下，戶相迎設，故曰反戶。〕西南焦饒曰炎土，〔焦饒，人之最小者。炎土，火也。〕正西金丘曰沃野，西北一目曰沙所，〔沙所，掘土而居也。〕北方積冰曰委羽，〔委羽，羽者，受其極陰之氣則不能飛。其人不能織而衣，不耕而食，蓋壽域之地。〕東北和丘曰荒土，東方棘林曰桑野，〔東方有扶桑之樹，日出則桑顛雞鳴而天曙，故名桑野。〕夫八紘之外，是爲八極。八極之弘，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清河郡本引河圖括地象。〕

龍池之山，四方高，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多五華樹，羣龍食之。去會稽四萬五千里。〔清河郡本引同上。〕

丁零之民，地寒，穴居，食土及禽獸之肉。神丘有火，光照千里。去瑯琊三萬里。〔同上。〕

天毒國，最大暑熱，夏草木皆乾死。民惡熱，善沒水以避暑。將暑，入寒泉之下。〔御覽三四引同上。〕

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兒。生兒長大，能乘雲。蓋龍類。去會稽四萬八千里。〔御覽三六，引同上。〕

崑崙以西得焉波國，有人長一丈，大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憑青龍，右接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通天下鳥獸言語，明百穀草木滋味甘苦，名爲無不達。〔清河郡本引河圖玉版。〕

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而符應若茲。

黃帝名軒，北斗黃神之精。母，地祇之女附寶，之郊野，大電繞斗樞，星耀，感附寶，生軒。胸文曰，黃帝子。〔御覽七九引河圖握矩記。〕

黃帝起，大蚘見。〔古微書引河圖。〕

擗机之神，見於邳山。有人牽白狼銜鉤而入商朝。金匱將盛，銀自山溢。〔古微書引洛書靈準聽。〕

白鳩，成湯時至。〔釋史商紀引禮含文嘉。〕

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詩大雅文王正義引易是類謀。〕

武王赤鳥，穀芒應。周尙赤。〔詩思文正義引禮緯。〕

終始五德次序，據文選魏都賦注引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土德後，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其事甚略。孟荀傳集解引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向爲服。」呂氏春秋應同篇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蜃。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尙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尙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尙白，其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於周社。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尙赤，其事則火。」馬國翰曰，案文選魏都賦李善注引七略云云，呂覽所述，蓋鄒子佚文也。〔玉函山房輯佚鄒子。〕按，識緯遺文，唯夏爲木德說無可考，其餘三德，故有可以與呂氏春秋相印證者，馬說不誤。又按封禪書，「始皇已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色上黑。」此說始皇者，方士之流。所據者，鄒書。呂氏春秋與識緯之說，亦出鄒子之徒，故爾三者切合。封禪書又云，「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方士之說原本騶書，此其明證矣。

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

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初學記引河圖。〕

凡天下有九區，別有九州。中國九州名赤縣神州，即禹之九州也。上云九州，八柱，即大九州也，非禹貢赤縣小九州也。〔同上。〕

玄州，在北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南岸十萬里。上有玄〔著〕，玄澗。澗水如蜜味，服之長生。〔御覽地部二四引龍魚河圖。〕

流州，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上多山川積石，名爲昆吾石。冶其石如鐵，作劍，光明四照，洞如水精。以割玉，如土，劍神名飛揚。〔御覽三四引同上。〕

口州，在南海中，地方三千里。多檀木，可治爲弓。鳥見之則號。弓之神名典張。〔清河郡本引同上。〕

駭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

孝順二親，得算二千年。司祿所表事，賜算中功。〔古微書引河圖。〕

謀道吉，謀德吉。能行此大吉，受天之慶也。〔文選白雉詩李善注引同上。〕

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生蝗蟲。〔續漢書五行三引河圖祕徵。〕

王無德則虎牛尾，無口目，名曰亂朝。〔占經一一六引河圖說徵。〕

帝失德，政不平，則月生足。〔古微書引河圖祕徵。〕

燕齊方士所託之書，本自騶衍，蓋無疑義。其不同之點則唯騶衍以游談著書，而方士之徒則「以鬼神事」。又其書亦經方士改換增飾，不曰「終始大聖之篇」，不曰「主運」，而曰「綠圖」，或曰「錄圖書」。或曰「河圖」。若直曰騶衍之書，則不足以神其事而惑時君矣。

騶衍之書，除終始五德爲燕齊方士改飾作圖書外，又有仙方書，亦爲方士所傳，糅雜圖書之中。此仙方書名曰「重道延命方」，漢書劉向傳曰：

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騶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補注，劉奉世曰，案：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始元二年事也。淮南事元朔六年。是時德甫數歲。先謙曰，德傳言治劉澤詔獄，是也。此因向得淮南書而附會，已詳德傳。〕更生幼而讀誦，曰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

騶氏此書今不傳，意其書曰「重道延命方」，則其主旨蓋言神仙延命之道，亦卽丹沙化黃金之屬。彼時方士言神仙長生之術，以言內容，不過此類事物，〔詳後。〕故劉向以二書並獻之，以爲「黃金可成」也。

所謂丹沙，黃金，今所傳識緯輯本，猶有遺跡。孝經援神契曰：

巨勝延年，威喜辟兵。〔抱朴子十一仙藥。〕

巨勝，威喜並草藥，以與金液等合煉之，則成丹金，所謂延年辟兵，其效乃見。抱朴子金丹篇詳之，曰：

以金液爲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一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爲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粉，〔御覽九八五引有和字。〕水銀一斤，卽成銀。又取此丹一斤，置火上扇之，化爲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辟兵萬里。以此丹金爲盤碗，飲食其中，令人長生。

以抱朴子仙藥篇證援神契此文，然後援神契所言之事物及其梗概，始得瞭解。二書之說，淵源則一，但或詳，或闕，有不同耳。所謂淵源，則故當上溯騶氏之重道延命方及其徒方士。鑄作黃金以爲飲食器則長生，方士言之。〔詳下〕劉向傳述騶氏重道延命方唯言使鬼物爲金，無制器明文，似抱朴子與方士合，而與騶

書微異者，其實非也。若使止於化黃金而已，與長生何涉，故知必以黃金爲飲食器如其徒方士之所云也。然則向傳雖未明言，而騶書以黃金爲器之意，可推而求之也。謂騶氏此書「世人莫見」，亦非也。觀於封禪書可知也。書曰：

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神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之言，不可勝數。

又曰：

少君言上（武帝）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

統觀以上諸事，可以得一端緒，即秦漢之際，宣傳不死之方者皆方士。方士之說，本自騶衍，終始五德之運，其主要書也。重道延命方，騶之餘緒，而方士並傳之，故有「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之舉。所謂鬼神事，如封禪書所記，不過海上神仙，與夫黃金，丹沙，封禪之屬，騶所著重道延命方正是此類書。此書今雖亡佚，然當時方士所傳，其遺意不妨於識緯中求之。秦皇、漢武求仙封禪，日不暇給，既方士有以迷惑之，方士所據，明爲騶書，可知所謂「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者，是并指重道延命方，不僅終始五德而已。封禪書言，齊威、宣、燕昭並敬事騶衍，嘗使人入海求蓬萊等三神山。及始皇并天下，至海上，方士之徒又紛紛言其事。武帝時，而李少君等更效之。蓋由騶衍而盧生，而李少君等方士，一貫相傳如此。識緯書言海上仙山今可考見者，止春秋說題辭一條曰，「蓬萊山爲巨鼇所負」。五行大義論禽蟲第二四引。）蓋今

所傳識緯本佚書之遺，殆初本繁衍，後來軼之，亦未可知。幸而此三山之神話，偽列子中尚保存一二，湯問篇曰：

〔夏〕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注，一曰方丈。〕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二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禹，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

此可以補充識緯之脫佚。湯問中亦說及騶衍事，蓋篇中仙山之說與識緯書之言仙山者，大抵同一淵源騶衍，故詳略雖有不同，而條貫初無二致，不妨作識緯讀之。河圖云，「玄洲在北海中，澗水如蜜，服之長生」。遁甲開山圖云，「南溟之山，金堂玉室。上無元氣，實茲元化」。又云，「遼東有襄平山，多饒鬼目之菜，生而有神虎，龍蛇，大魚守之，雲氣覆之。食之，令人不死」。此類並所謂海上仙山。識緯書仙山之說多有之，又不獨蓬萊，方丈，瀛洲而已。

初余之讀識緯也，見其爲書，所包者至廣，至博，雖極不相涉之事亦兼收並蓄，如言九州地理，邃古歷史，人倫道義，神仙封禪之屬，與夫所謂禍福預言之識，比傳經義之緯，循名覈實，全無關係。又每一事一說，往往諸書重出，辭費不已。頗不解其何以致此。今知其書原本騶衍，騶書如此，則由此而產生之識緯，自無怪其然耳。至識緯所以多雷同者，則由於騶子之徒「傳其術」者「不可勝數」，而增益比傳效法圖書者又如王桓二君之言，按：王充論衡實知篇曰：

神怪之言，皆在識記。所表，皆效圖書。

桓譚疏曰：

諸巧慧小才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後漢書本傳。〕

據此知吾人今日所見之識緯，直是騶書之無數化身變象，「怪迂阿諛苟合」者實繁有徒，則此類之書亦層出而不窮，或剽竊互襲，或增飾依託，不一而足，故其書自

亦不免大同小異也。朱彝尊曰「河圖括地象其言雖夸，然大抵本騶衍大九州之說」。〔經義考卷二。〕顏剛師曰，識緯導源於騶衍一派之思想。〔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第三章。〕按：騶書無乎不包，師云騶衍一派之思想，未有明確義界，但以上下文推之，知蓋指騶主要思想五德轉移之說。實則所謂識緯，不過騶書之改頭換面，固不僅大九州與五德終始說而已。

疑者曰，識緯之書，千頭萬緒，統而理之，不外天人之際，而天官之事，尤為占候萬事萬物之樞機，故曰，「人主含天光，據機衡，齊七政，操八極」。〔春秋感精符。〕又曰，「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瑞應，原神明之變化，觀日氣之所驗，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禮含文嘉。〕識緯「談天」，皆原原本本出於古之太史，〔包括星、曆、卜、祝。此類皆史官統之，故月令曰，「孟冬，命太史釁龜策卜兆，審吉凶」。〕識緯書言天占，大抵皆有來歷，比校天官書可以知之。此處不具舉。〕太史者，專官世業，王制所謂「不貳事，不移官」，龜策傳所謂「父子疇官，世世相傳」，王者之所重也。騶子既非史官，不典臧室，其文其事，何所依據。子謂識緯原出騶衍，毋乃非耶。曰，不然，「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祿祥廢而不統」，天官書言之矣。「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精微深妙，多所散失」，龜策列傳言之矣。史官既失其統，流傳民間，騶衍博物，據而著書，更無可疑，故史記曆書以為「戰國並爭，未遑念斯，是時獨有騶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矣。

疑者又曰，騶子終始五德之傳，自呂氏史遷以下，公私之家，頗亦著錄。〔詳上。〕子言方士之徒剽襲騶書以為識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方士之徒，其誰欺乎。曰，此風氣使然。先秦兩漢諸子百家之書，雷同互襲，其例非一。呂覽，淮南，則集舊之大成者也。當時視之，曾不為異，於識緯乎何有。抑且歷史上一種新思想之發生暨其與時消逝，此思想本身之價值，初不居重要關係，唯視客觀之是否需要。如其需要，則臭腐亦神奇矣。不然，則雖復創通大道，無所用之。是故識緯在當日之所以能惑人，實政治、社會迫切需要有以使然，於此之時，只有迷信，初無理智。又況識緯之家巧於文飾，善能傳會，使人初不易感

覺其作僞。習非成是，積重難反，自非明智，孰能辨之。若夫在上者則方利用此爲統治工具，唯恐人疑之。〔桓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後漢書張衡傳。〕則亦誰敢辨之。

疑者又曰，圖書之屬原本騶書，孳乳寢盛，既聞命矣，而張衡博洽，乃以爲始聞於成、哀之後。

後漢書本傳，識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識。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閎定九流，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則知圖識成於哀、平之際。

豈其非邪。曰，張衡之言，不爲無因，然而未得其實。蓋當時識書，皆祕內府，宣帝時，霍山移寫祕書，至於坐罪。〔山太夫人顯常夢第中井水流溢諸異，又有鼠鵲諸怪，舉家憂慮，山蓋感此而有移寫祕書之事。——參考漢書霍光傳。〕見者蓋寡，故張氏云耳。然其流傳之跡，固有可考者，卽如錄圖書，始皇本紀以爲燕方士所奏，校以封禪書及今所傳之識緯內容，原流本末，既歷歷不爽，知史公於此等處並非妄作，則秦漢之際，既有識書矣。此其一。秦皇，漢武，求仙，封禪，以及二代受命，改正，易服之議，蔚然爲思想迷信之主流，載籍所記，其辭繁多。此說皆方士所扇。今所傳識緯，猶存其說，卽是當時方士遺書也。是謂秦漢之際，不必有識書之名，既有識說流傳播衍，可也。〔陸賈新語本行，夫子「周流天下，無所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自□□□，深受其化，以厚終始。追治去事，以正來世，案紀圖錄以知性命，乃天道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明誠，「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占圖歷之變，下衰風化之失，以匡衰盛，紀物定世」。據此，高帝之世，錄圖書之說，未嘗不行，故陸賈引之以指陳得失。今所傳陸賈之書，雖非復舊觀，然如此類之說，必有所據，以其切合時事知之也。〕此其二。賈誼新書修政語上有綠圖〔卽河圖〕之說。鵬賦亦曰，「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文。發書占之兮，識言其度」。今河圖有「鳥一足，名獨立，見則主勇強」。〔御覽四三三。〕等說。賈君所見，卽此類書也。淮南說山訓，「六畜生多耳目

者，不詳〔祥〕，識書著之」。今河圖有「羔羊四耳，目下，腋下，名孽。見卽有起王」。〔占經——九羊咎徵。〕等說，蓋其遺文也。西京早年亦有識書，此其三。隋書經籍志識緯類敘曰：

漢世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識。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識爲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妖妄，亂中庸之典。〔按：孔氏，毛公皆當景武時。孝景「不任儒者」，今言二君非憑識說經，蓋在武帝之世。〕

此與漢書陸兩夏侯京翼李傳贊之言可以互證。贊曰：

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時則陸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中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

京房精能識緯，淵原有自，譙敏碑亦言之。經義考說緯曰：

識緯之書，相傳始於西漢哀、平之際，而小黃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贛〔延壽〕深明典奧識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明君〔房〕。則識緯遠本於譙氏，京氏也。

然則，隋志俗儒憑識之說，不誣也。〔今輯佚之書，董氏有春秋災異，董仲舒占，京房有易緯，易候，易鈔，劉向有劉向識等，世皆以爲識緯書。其間憑依僞附，諒亦不免，要不失爲諸君研習識緯之一種暗示。〕西京中世既有識緯書，此其四。高祖斬白帝子，神母夜哭，入關之際，五星聚東井，及高祖受命等種種傳說，今識書多有之，蓋方術之徒阿諛苟合託之以媚上者。此燕齊方士奏錄圖書之故技也。所謂「神怪之言，皆在識記，所表皆效圖書」，此亦一端也。史記漢書之高祖本紀，固既據以著錄，卽張衡東京賦亦侈言高祖「應籙受圖，順天行誅」矣。今忽曰，西京之初，莫或稱識。但顧稱情而言，何渠善忘耶。四庫書目古微書提要曰：

考劉向七略不著緯書，然民間私相傳習則自秦以來有之，非唯盧生所上見史記秦本紀，卽呂不韋十二月紀稱，某令失則某災至，伏生洪範五行傳稱某事

失則某微見，皆識緯之說也。漢書儒林傳稱孟喜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尤其明證。荀爽謂起自哀、平，據其盛行之日言之耳。

提要以爲時至哀、平，然後盛行，非謂起自哀、平，此說差爲公允矣。然謂前此之日，止於民間私相傳習，則猶有未考者也。

顧炎武氏推而上之，據趙世家有「秦識」之言，以爲識之興，實始於此。

〔日知錄三十圖識。〕蓋又不然。趙世家曰：

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與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識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婦縱淫，此子之所聞也。今主君之疾，與之同。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熊來，我又射之，中熊，熊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正義曰，嬴、趙姓也。周人，謂衛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衛取都鄙七十三，是也。〕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孟姚配而亡七世之孫。〔索隱曰，卽娃嬴，吳廣之女。姚、姓。孟、字也。七代孫，武靈王也。〕董安於受言而藏之。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謁，吾有所見子晰也。〔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曰，嘻，是吾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也。〕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當道者曰，帝主君射熊與熊，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熊，皆其祖也。〔正義曰，范氏，中行氏之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正義曰，謂代及智〕

氏也。〕 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

今按：趙世家此文，亦猶左傳豫言並著應驗之類，無疑爲好事者所增飾。抑或由於家譜世錄故意渲染，亦有可能。不可信左傳當時確有此等記錄，謂趙世家之所謂秦識與趙簡之識爲當時事實，亦可笑。漢書楊雄傳，「莽既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蓋古人既迷信神道，而狡猾之野心家卽因神道爭政，以誣其民，而杜絕覬覦者之念。唐書楊嗣復傳，「文宗問，人傳符識之語，自何而來。嗣復對曰，只如班彪王命論所引，蓋矯意以止賊亂」。可謂一語破的矣。所謂秦識與趙簡之識，不過如此。分明欲神趙簡託言，而引喻秦識者，藉此比重，若曰自古有之耳。騶衍以前，無所謂「識」。曰「秦識」云云，史公於時習見識書，〔抑或史公以後人所竄改，亦未可知。〕以其類似，遂爾稱之曰「秦識」耳。〔封禪書云，「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史書而記藏之府，亦是後來託辭。後世皆言秦繆上天，傳會其事者亦遂以此爲秦識爾。〕非繆公之世既有「秦識」之名也。檢風俗通六國篇作「秦策於是出」。「秦識」云云之非舊，蓋可知也。夫後出之辭，非有左證，固不可據以爲典要，不然則孝經緯云，「夏時兩日並出，識曰，桀無道，兩日照」。〔占經日占二。〕據此，則夏桀之時既有「識」矣，何必「秦識」哉。〔古書中此例甚多，如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名「經」，蓋最早於莊子天運篇見之，而依託識緯者乃有「萬形經」，「蓍成經」之等，——並見易緯乾坤鑿度——並云伏羲以上聖人之經矣。一種名辭，習聞久之，故用之有不知其然而然耳。〕然則顧氏之論非矣。

或曰，子所言者識也，卽如錄圖書，後人故以爲識，賈誼，淮南以暨隋志及漢書傳贊之所稱引，亦止於識。譙敏碑雖兼言識緯，然治此學者之譙贛，京房，按其時代，約略不過宣、元之世，是緯固後出於識也。子乃云識緯皆當溯原騶

書，有說乎。曰，子所言者，名也。槃所辨者，實也。識緯固同實異名，不過得名有早晚之別耳。識之與緯，以今日之所能見者，大氏內容無甚相遠，詳略之間雖互有不同，合而觀之，首尾差得具備。識緯是一非二，此爲堅證，則余前文既言之矣。原夫識之所以得名，以錄圖書卽河圖之屬，其要以驗爲主。「識」，「驗」聲近義同，故由「驗」轉而稱「識」。因世主尊經，時勢需要，引識解經，因復有「緯」。「緯」者，對「經」而言，蓋方士化之博士儒生善以作僞，巧立名目。然名稱雖可由人改易，而其實質故自不變。余故曰，識緯當溯原騶書，蓋推本言之也。拙撰「識緯釋名」於此說爲詳，今不復贅。

識緯起原之說衆矣，或曰，始於太古，〔劉師培識緯論。〕或曰周世，〔任道鎔緯攷。〕或曰春秋之季，〔古微書雜書緯。〕或以爲孔子，〔後漢書蘇竟傳，荀悅申鑒俗嫌篇，等。〕或曰七十子之徒。〔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九，王鳴盛蛾術編識緯等。〕此類傳會迷信之說，蓋有所蔽。固不足辨。兩胡，張氏以爲濫觴易卜，胡寅氏曰：

識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寔廣。要之，各有以也。〔文獻通考經籍考引。按胡氏以左傳中之卜筮爲例，此例不實，說既見上。〕

張惠言氏易緯略義攷曰：

緯者，其原出於七十子之徒，相與傳夫子之微言，因以識陰陽五行之序，災異之本也。蓋夫子五十學易而知天命。

胡玉縉氏緯史論微序曰：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卽緯學之濫觴。

俞正燮則以爲太史所記，癸巳類稿書開元占經日錄後曰：

嘗論古緯書爲馮相，保章從太史所記靈臺候簿，故曰緯候，識候。

此皆似是而其實非也。識緯之爲識緯，古思想之淵海也。於古思想與識緯之間爲承先啓後之爲者，則騶衍其人也。故識緯之內容，並不限於易卜與夫靈臺候

望之術。以二者爲識緯中主要思想之一部分則可，謂既統攝無遺則不可。〔別詳拙撰「論識緯與古代思想之關係」〕。不爾則識緯中有經說焉，有百氏之說焉，孰爲君臣，誰爲高下。起原之說，誰適而可乎。

識緯與騶書之關係，個人之所見者如此。至於後來增益，寔多於前。其文其事亦有可資鉤稽者，則續篇詳焉。

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六日脫稿，時流寓西川南溪李莊之栗峯。